

中国当代文学身体政治研究

刘传霞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身体政治研究

刘传霞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身体政治研究 / 刘传霞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5161 - 4579 - 1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393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赵 丽

责任校对 吕晓波

责任印制 宋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6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75

插 页 2

字 数 334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 论	(1)
-----------	-----

上编 被规训的身体

第一章 无性的身体	(19)
第一节 个人爱欲的管理	(20)
第二节 爱欲资源的分配	(29)
第三节 爱欲叙述中的性别政治	(36)
小结	(48)
第二章 缺失痛感的身体	(50)
第一节 死亡的道德化、阶级化	(52)
第二节 受虐仪式化、施虐狂欢化	(61)
小结	(74)
第三章 脸谱化的身体	(76)
第一节 脸谱与脸谱化	(76)
第二节 脸谱化的身体形态	(78)
第三节 女性脸谱化身体形态的性别政治	(92)
小结	(102)
第四章 疾病的管理与治疗	(104)
第一节 自我谎称的疾病	(105)
第二节 被政治意识形态指认的疾病	(108)
第三节 肉体治疗与政治解放	(111)
小结	(115)

中编 解放的身体

第五章 饥饿的身体	(119)
第一节 历史反思中的饥饿叙事	(120)
第二节 文化寻根与新写实、先锋文学中的饥饿叙事	(127)
小结	(133)
第六章 情欲的身体	(136)
第一节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灵与肉”的奔突	(137)
第二节 “岗上的世纪”:性爱狂欢的神话	(141)
第三节 “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性的颓败	(145)
小结	(149)
第七章 去势男性的身体	(151)
第一节 谷燕山:“小镇上的将军”的隐痛	(151)
第二节 章永璘:“唯物论者的启示录”	(154)
第三节 杨金山:阴魂不散的“父亲”	(156)
第四节 曹光汉:“现代性”知识分子神话的溃败	(159)
小结	(162)
第八章 疯癫的身体	(163)
第一节 中西方疯癫认知观与中国现代文学疯癫话语建构	(163)
第二节 控诉与反思中的疯癫话语	(169)
第三节 文化寻根中的疯癫话语	(173)
第四节 先锋文学中的疯癫话语	(176)
小结	(181)
第九章 着装的身体	(183)
第一节 红衬衫与红裙子	(185)
第二节 泳衣与比基尼	(188)
第三节 西服	(192)
小结	(197)

下编 狂欢的身体

第十章 泛性化的身体	(203)
第一节 作为反抗武器的性	(203)
第二节 作为消费品的性	(217)
第三节 作为历史与文化象喻的性	(232)
小结	(253)
第十一章 时尚化的身体	(254)
第一节 时尚与现代性、后现代性	(254)
第二节 时尚化身体叙述的文学景观	(258)
第三节 时尚化身体叙述的价值取向与反思	(272)
小结	(276)
结 语	(278)
附录一 《芙蓉镇》:身体的有限度出场	(282)
附录二 《人到中年》:知识分子·医生·病妇	(294)
参考文献	(303)

导 论

一 现代身体观的形成与变迁

社会学家布莱恩·特纳（Bryans Turner）曾经指出：“人类有一个显见和突出的现象：他们有身体并且他们是身体。”^①对人类而言，身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被后天各种文化所锻造。对身体，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认识与理解，形成了不同的身体观。如同其他哲学文化观念一样，身体观也经历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发展历程。

在前现代，不论中国，还是西方，身体都被视作灵魂、思想、意识的对立面或者障碍物遭受到普遍的压抑、抵制、防范。在中国古代，道家把身体看成精神提升、心灵遨游的累赘，认为“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儒家则提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高扬理想与道德，把身体的毁灭视作求“仁”取“义”的阶梯。佛家把肉身视作是欲和执著的发源，主张通过内外修炼压抑欲望实现身体的超凡解脱。在前现代时期的西方，身体同样遭受来自哲学和宗教两方面的压抑与否定。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是著名的身体否定者、敌视者、厌恶者。柏拉图认为身体是人类通向灵魂的障碍，它的欲望、病痛、恐惧等都阻碍人类探求真理的客观性、真实性，“因为带着肉体去探索任何事物，灵魂显然是要上当的”。^②“我们要接近知识只有一个办法，我们除非万不得已，

^① [英] 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马海良、赵国新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② [古希腊] 柏拉图：《斐多》，杨绛译，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得尽量不和肉体交往，不沾染肉体的情欲，保持自身的纯洁。”^① 鉴于此，与中国儒家一样，柏拉图也不怕死，甚至对死亡采取期待与欢呼的态度，他认为死亡是“灵魂和肉体的分离；处于死的状态就是肉体离开了灵魂而独自存在，灵魂离开了肉体而独自存在”。^② 西方宗教同样把身体看作是肮脏、邪恶的。“基督教教会的传统将身体定义为魔鬼的领地，认为身体威胁着灵魂的纯洁与自主，而且教会还将身体与灵魂之间的关系概念化为一种敌对的关系。”^③

文艺复兴之后，人的世界被发现，神学不再是统治世界的唯一权威。到17世纪理性主义者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著名论断，开始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尽管走出神学羁绊，不再强调对身体欲望需求的严厉管束与防范，但是人本主义者笛卡尔仍然信奉柏拉图的灵魂/身体二元论，把身体定位在感性、非理性的层面，强调理性对感性合理而有效的控制、压抑。笛卡尔甚至认为“我（亦即我之所以为我所依据的心灵）是完完全全、确确实实地与我的身体分开的、相互独立的；没有我的身体，我仍然可以存在”。^④

笛卡尔开启了现代哲学的身体观，当然，这期间西方社会对这种理性至上身体观进行的反抗也从未停止过。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总结说：“在意识形态的历史中，那些与身体相关的意识形态，在很长时间里，都具有对以灵魂或其他某种非物质原则为中心的唯灵论、清教、说教性类型的意识形态进行攻击批判的价值。从中世纪开始，面对着教会僵硬的教条，所有的异端都以某种方式表达过身体的肉欲要求和预先恢复（这是不断复兴而不断遭到正统教义审判的‘亚当’趋势）。自从18世纪以来，感觉主义、经验主义、唯物主义的哲学摧毁了传统的唯灵论教条。对那种被称为灵魂的基础价值进行的极其漫长历史分解进程，牵涉到救赎的整个个体模式，当然也包括社会一体化的整个过程，如果对这一进程进行细致的分析，那会是很有意义的。这种为身体进行的长期去魅及世俗化

① [古希腊] 柏拉图：《斐多》，杨绛译，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② 同上书，第13页。

③ [美] 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页。

④ [法] 笛卡尔：《笛卡尔思辨哲学》，尚新建等译，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页。

贯穿了整个西方历史：身体的价值曾在于其颠覆性价值，它是意识形态最尖锐矛盾的策源地。”^①

从尼采开始，西方世界的身体观念真正开始转向，尼采开辟了西方哲学的新时代。尼采打破了以心统身的现代身体观，西方的身体观走进了身心一体的后现代时期。面对笛卡尔们的理性主义，高呼“上帝死了”的尼采宣称：“我完完全全是身体，此外无有，灵魂不过是身体上的某物的称呼。身体是一大理智，是一多者，而只有一义。是一战斗与一和平，是一牧群与一牧者。兄弟啊，你的一点小理智，所谓‘心灵’者，也是你身体的一种工具，你的大理智中一个工具，玩具。”“兄弟啊，在你的思想与感情后面，有个强力的主人，一个不认识的智者——这名叫自我。他寄寓在你的身体中，他便是你的身体。”^② 尼采否定意识的权威性，建立身体至上的一元论身体观，把身体作为主体对象来认识。在尼采那里，身体是哲学研究的中心和阐释真理的中心，他重视不受理性压抑和束缚的身体力量，赞美洋溢着权力意志的身体，呼唤超人时代的到来。

尼采之后，身体成为现代、后现代哲学的重要话题，不论是存在主义、现象学，还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主义、女性主义等，几乎所有的思想文化哲学思潮都在某种程度和一定意义上继承了尼采有关身体的思想文化遗产。现象学家胡塞尔（E. Edmund Husserl）的追随者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在继承了尼采对笛卡尔以心统身的二元论批判之后，试图对身心进行一体化重组，“梅洛-庞蒂的基本思想是身心一体和人与世界一体”。^③ 梅洛-庞蒂的身心一体化的身体理论，把意识肉身化，意识不再独立存在于身体之外。梅洛-庞蒂提出了“身体图式”的概念，以此“区别于由科学建立起来的五官的分别型感知模式，而从人与世界的最初关联就突出了身体的统一性，而这统一性贯穿到整个身心一体的理论之中”。^④ 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者巴塔耶（Georges Ba-

① [法] 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页。

② [德] 尼采：《苏鲁支语录》，徐梵澄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7—28页。

③ 张法：《身体美学的四个问题》，《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

④ 同上。

taille)、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福柯(Michel Foucault)沿着尼采的道路对身心二元论做更加彻底的批判,对人的主体性进行颠覆与解构,把欲望、游戏、快感的身體推上了哲学的中心位置。巴塔耶通过对色情研究,认为色情是身体的重要环节与内容,色情是人的自然冲动。“恰恰是这种动物性重新将人的怪异性行为夺回来,并植根于人性本身。人的秘密决不仅仅像黑格尔那样从自我意识那里去挖掘了,相反,它埋藏在凶蛮的身体和理性的自我意识的残酷对决的过程中,埋藏在撕裂的色情经验中。巴塔耶就这样将身体的冲动置于人的一个醒目位置,这种身体冲动有效地锻造了人的生活实践。”^① 尽管巴塔耶把意识视作身体回归原始兽性的障碍,不过,这也说明他的身体并未完全剔除意识的存在。如果说巴塔耶的身体观中还为意识保留着位置,那么,德勒兹则进一步把身体看做是欲望的,而且是无处不在,具有生产性的力量,社会、历史、现实都是由身体欲望产生的。“它无处不在发挥作用,有时进展一帆风顺,有时突发痉挛。它呼吸、它发热、吃东西。它排便、性交。”^② “社会生产在确定条件下纯粹是而且仅仅是欲望生产本身。”^③

与巴塔耶、德勒兹所认识的积极、主动、充满活力的身体不同,福柯的身体是被动的,被各种权力话语所规训与宰制的。通过对性、疯癫、惩罚的话语历史作谱系学、考古学探析,福柯认为在人类各个历史阶段中,身体都受到权力的严厉控制,身体卷入了历史和政治漩涡之中,人类的历史就是身体的历史,而历史又将它的痕迹铭刻在身体上。福柯的谱系学继承尼采关于身体是可变、可塑的观点,但是,他彻底消除了尼采对身体“本源”性的寻求,不相信有本质、必然性、连续性、真理的存在,甚至认为整个西方的历史都是偶然的,它是各种权力与知识的综合产物。福柯提出了肉体的“政治经济学”,认为肉体只有被某种知识、权力所控制、征服,它才能成为一种劳动力;而有劳动力的肉体只有被驯服时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身体。因而,权力总是让“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

① 汪民安、陈永国:《身体转向》,《外国文学》2004年第1期。

② [法]德勒兹:《反俄狄浦斯》,载汪民安等主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③ 同上书,第50页。

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① 福柯认为在现代社会权力话语无处不在，权力话语对人的规训与干预也无处不在。福柯对权力作出如下解释：“我所说的权力既不是指在确定的一个国家里保证公民服从的一系列机构与机器，即‘政权’，也不是指某种非暴力的、表现为规章制度的约束方式；也不是指由某一分子或团体对另一分子或团体实行的一般统治体系，其作用通过不断地分流穿透整个社会机体。用权力的概念研究权力不应该将国家主权、法律形式或统治的同一性设为原始论据；确切地说，它们不过是权力的最终形式。我以为，首先应该将权力理解为：众多的力的关系，这些关系存在于它们发生作用的那个领域……而且它们构成自己的有机体；那使它们在不断的斗争与对抗中改变它们、加强它们、换掉它们位置的规律；诸多力的关系之间存在的那些使其形成系列或系统的相互依赖的点，或相反，使它们彼此独立的差距与矛盾；它们赖以发挥作用的战略，其一般意图或制度形式体现在国家机器、法律陈述和社会联盟之中。”^② 福柯认为，在权力话语操控之下，社会就是一个全景敞视式监狱，不仅纪律、法规、制度、条例，而且知识、学科也隐含着权力话语，学校、军队、医院、办公室、实验室等机构都参与了权力对个体的管理和规训，身体在此过程中变得驯顺而有用。在现代社会里，权力话语不再完全依靠暴力征服，而是依靠一种支配人体活动的“微分权力”，福柯称之为“肉体的政治技术学”，“其目标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③

福柯的身体权力理论否认了人的自主性，否认个体对自我身体形塑有主动选择的权力。对此，也有许多学者进行修订与发展。人类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了实践一元论主张，强调自然的身体进入社会后文化实践对人社会身体形塑起到巨大的作用。“布迪厄的理论突出了身体的主动性一面，他认为人总是努力把身体转化为自己所希望的社会实体，而

① [法]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27 页。

② 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71 页。

③ [法]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156 页。

且为之辛勤付出,力图让外在形貌,言谈举止,衣着打扮符合自己的理想。在身体进入社会的主动追求中形成具体的社会身体,体现为三大特征:社会位置(social location)、惯习(habitus)、品味(taste)。社会位置是人在其中的日常生活环境(由阶级和物质所构成),给身体选择和追求提供了阶级/物质/文化的框架,参与了身体的具体成形,具体化了的身体形成包含个人追求和社会内容为一体的个人惯习,包括身体之内的世界观、认知结构、动机结构和身体外显的方方面面(走路的姿态、吃东西的样子、说话的方式……),把个人与社会结合在一起来的身体惯习予以优化,就形成了品味。”^①另外,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波德里亚、麦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等既指出身体被各种政治文化权力所挟持、制约的一面,又都致力于发掘身体内部所蕴含着反抗和颠覆力量的另一侧面。就对身体所蕴含的反抗、颠覆力量以及建构性方面的挖掘而言,女性主义思想家、批评家走得更深更远。女性主义者继承了尼采、弗洛伊德、福柯等男性大师学者对二元对立、意识至上的批判,吸纳身体是文化建构的理论,进一步把男性大师们忽视了性别差异的身体研究带进了有性别差异的女性身体研究,探究各种文化,尤其是男权文化对女性身体的扭曲、压抑。女性主义认为身体的性别也是被建构的。同时,基于女性身体长期被压抑、被剥夺从而得不到正确表达的历史现实,女性主义评论家更加注意挖掘女性身体的潜能,发挥身体的主动性,建构女性身体诗学。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提出了“身体写作”,呼吁女性书写自己的身体:“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潜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我们的气息(naphtha)将布满世界……因为她的内驱力的机制是巨大非凡的……她的利比多将产生的对政治与社会变更的影响远比一些人所愿意想象的要彻底得多。……去写作。这个行动不但能使女人与她的性爱、与她女性的存在的关系不再受到压抑,让她可以还致原初的力量。”^②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性别是一套关于身份的话语,它不是一个实存体,而是一种行为体,是一种暂时的身份。

① 张法:《身体美学的四个问题》,《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

② [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黄晓红译,载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197页。

她否认性和性别的稳定性,认为它们都是流动的、变化的和多元的。朱迪斯·巴特勒提出了“述行性主体”理论和“性别操演”概念。既然主体、性别都是被建构的,那么,主体、性别也可以被解构、被重建,女性可以通过话语述行来建构、操演自己所认同的性别身份。巴特勒的理论为女性的性别主体建构开拓了空间和新的可能性。

经过一代又一代学者们的探寻与研究,二元对立的身体观已经被打破,现代社会逐步形成多维、多元的身体观,身体是一种文化建构的观点被普遍接受,几乎成为一种常识。探讨身体与社会、世界的关联以及社会身体如何被锻造几乎成为所有身体研究都要涉及的内容。约翰·奥尼尔(John O'Neill)提出了“我们的身体就是社会的肉身”的观点,并且界定了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形态——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医学身体。布莱恩·特纳提出“肉体社会”的思想,认为在这样的社会里,不论是宏观的政治问题和微观的个人问题,都表现为身体问题,并且通过身体得到表达。自从古老中国封闭的大门被西方打开之后,现代中国人身体观念的建构与发展与西方现代身体观的发展与变迁密切相连,西方人的现代身体观参与了现代中国人的身体观建设。

二 研究现状与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日益市场化、商业化,中国社会从时尚消费到文学艺术创作都出现了“身体热”,各种有关身体,尤其是有关女性身体的话语、图像、景观、音乐铺天盖地,冲击着人们的视觉与听觉,出现了许多与身体有关的文化、商业事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身体研究成为国内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首先是大量西方有关身体的哲学研究著作相继翻译和出版。除了尼采、福柯、梅洛-庞蒂、布迪厄、布莱恩·特纳、特里·伊格尔顿、约翰·奥尼尔等人有关身体的哲学著作出版、再版以外,简·盖洛普、朱迪斯·巴特勒等高扬女性主义立场的有关身体著作也被学界所关注并翻译。大量从宏观到微观身体文化研究成果不断地被介绍到中国。2000年,春风文艺出版社率先出版了“阅读身体系列”,包括《身体意向》、《身体与性属》、《身体与社会》、《西方文化中的女性身体》、《身体史

话》、《身体思想》和《身体与情感》等；2002年，华龄出版社也推出“生理人文系列图书”，包括《老婆的历史》、《接吻的历史》、《乳房的历史》、《男人和女人的自然史》和《婚配自然史》等；从2003年起，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沐浴的历史》、《世界鞋史》、《头发的历史》、《内衣：一部文化史》和《世界文身史》等身体系列丛书。^① 其次是国内众多学者开始介绍西方各种身体理论，并研究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各种身体话语及叙事。汪民安主编的《身体的文化政治学》、《后身体：文化、政治和生物伦理学》、《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罗刚、刘象愚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陶东风的著作《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康正果的著作《身体和情欲》等对当代中国身体政治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学界开始从文化民俗、媒介传播、医疗卫生、文化艺术创造等方面研究中国人的身体史、身体美学，研究生理身体、消费身体、体育身体、政治身体，等等。

从文学与身体的关系入手，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身体叙述研究产生极大影响的成果，最初有黄子平的《革命·性·长篇小说》，谢有顺的《文学身体学》，南帆的《身体的叙事》，陶东风的《新时期文学身体叙事的变迁及其文化意味》、《身体叙事：前先锋、先锋、后先锋》、《“下半身”崇拜与消费时代的文化症候》，葛红兵的《“五四”新文化革命中的“身体”观念》，萧武的《身体政治的乌托邦》等论文。葛红兵和宋耕合著的《身体政治》是第一部从身体角度研究中国文学身体政治的学术著作，以后，不断有学者加入中国现当代文学身体叙事的研究行列，每年都有不少硕士、博士论文以此为选题，部分博士论文整理出版。程亚丽的论文《从晚清到五四：女性身体的现代想象、建构与叙事》，运用福柯的权力规训身体理论，考察从晚清到五四时期中国女性身体被主流话语发现、建构和组织进文学叙述的过程，探查中国文化和文学在现代性转型中遭遇到的选择与危机。段炜的论文《晚清至五四时期女性身体观念考》勾勒了晚清至五四时期女性身体观念由“家”到“国”——“男性化”——“女个人”和由“家”到“国”——“男性化”——“自然化”的嬗变轨迹，分析了每个历史时期女性身体观念所包含的独特而复杂意义。黄晓华的论文

^① 参见瞿明安主编《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上），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5页。

《身体的解放与规训——中国现代文学身体意识论》，将中国现代文学划分为人生派、艺术派、革命派以及翻身派四大板块，以社会身体与生理身体为纬，从整体上整理分析了现代文学身体意识的转型与流变脉络。余岱宗的《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可以说是近几年对十七年时期文学身体叙事研究最有启发性、最具深度的著作之一，他在开阔的历史语境中对这一时期红色小说的身体叙事存在的矛盾与悖论作了深刻的剖析。李俏梅的论文《中国当代文学的身体叙写》，从文化政治学角度和美学角度，考察20世纪50年代至今当代文学五十年间文学与身体关系的嬗变问题，认为当代文学半个世纪以来的变化可以粗线条地描述为从身体的隐退到身体的渐渐复苏到身体的主霸文坛的过程。任亚荣的论文《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身体话语》，以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小说身体话语为分析对象，分析90年代女性小说身体话语所展示的女性性别处境、叙事旨归、话语策略及美学贡献，通过对女性小说身体话语的解读，阐释这一时期女性小说的复杂性。杨秀芝的论文《欲望书写时代女性身体修辞》考察20世纪80—90年代男女两性作家小说文本中的有关女性身体叙述的修辞策略，认为无论是在男性作家文本中，还是在女性作家文本中，女性身体都不同程度地被当作了工具——男人把女性身体当作情色工具，女人自己则把它当作反抗男权的工具。除了综合性研究以外，还有从具体某一种身体话语入手的研究成果。谭光辉的《症状的症状》，对中国现代小说中疾病隐喻系统进行了清理，考察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疾病隐喻如何呈现了中国文学特殊的现代化进程。胡少卿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性”叙事》研究是1978年以来中国文学中关于性的表述历史，分析当代性叙事表述机制与策略，以1978年以来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性”叙事文本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小说文本，同时还涉及少量的诗歌、电影等文本。

由于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文学叙述中身体叙事比较少，有关当代中国文学身体政治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现象、文学事件和具体的文本之上，很少有人将当代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对其中身体叙事做一个系统的、整体性的身体政治研究。身体的建构或者生成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结果，也是一个无始无终的过程，其实20世纪50—70年代的身体叙事的“不在场”也是意识形态处理身体的一种方式、策略，

同样是身体建构的文化征候。把当代中国文学身体叙述作为一个动态的整体加以研究,考察在不同时期文学中的想象、处理、呈现身体的方式、策略,梳理当代中国社会的身体社会功能、身体观念的变迁脉络,力图揭示出其背后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作为具有自己独特文化传统、政治体制的当代中国文学,其身体叙事也具有独特性,本著作《中国当代文学身体政治研究》,以西方后现代主义身体政治研究成果作为理论支撑,同时借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方法,对当代中国文学中的身体叙述做系统、整体性研究;在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和在政治文化诗学的宏阔视野中,分析考察各种身体的文学叙述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事件、文学现象,试图描绘当代中国文学身体叙事发展演变历程,梳理中国当代文学身体史;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剖析中国社会的各种权力如何在合作与对抗中建构国人身体,从中辨析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包括性别意识形态对两性身体的形塑与建构,并且探查各种势力(国家、阶层、团体、性别)如何借助身体完成他们的各自目的,尤其是知识分子如何在对规训的臣服与反抗中确立自我身份,寻求自我认同;考察当代身体文化建构、形成、发展的过程和结果,站在历史的维度上分析其中成因,以现代人文意识、独立健全的自我意识为基点,对结果做出历史性的评析和价值认定,既开掘当代身体叙述的批判性、颠覆性,又关注身体叙述,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身体叙事中存在着的消费性与欲望化倾向。

从身体政治层面系统化地考察当代文学的发展与流变,可以为以政治、文化、经济等作为聚焦点的文学研究增加一个新的分析点、观察点,让我们对原来被忽视的、零散的文学现象有一个新的认识,警惕其中存在的可能连续发展的问题,认清我们每个人与“自我”相关联的身体都存在于一个特定时空之内,它并非是一个完全自我的存在,而是受到各种话语权力的操控,同时通过对身体合理开发与引导,也可以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前导性的效果。这种切身性、贴身性的研究,尤其是对女性主义身体叙事在中国所遭遇的复杂与吊诡的效果进行剖析,也能帮助我们检讨、审视中国当代社会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以西方文化为资源或参照系统的身体理论,照顾到中国文化的本土性。

三 基本思路与框架

在经历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现代文化思想在中国的涌入与传播，西方现代身体观也进入中国，加入了现代中国人的身体建构，成为现代中国人身体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国社会现代性的身体建构是从清末民初开始的，而这一铺设在国家民族培养、创造新国民需求之上的现代身体工程，随着国家民族政治需求的变动而变动。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现代身体文化建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按照中国当代社会对身体的认知流变过程以及身体叙述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作用下的变迁，本著作分为上、中、下三编。

上编“被规训的身体”（第1—4章），分析在革命伦理统辖之下的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文学的身体叙事，分析20世纪50—70年代国家意识形态借助各种社会实践对标准化革命身体的形塑，探析男性知识分子在对这一召唤的臣服中建构男性自我主体的潜在努力，批判革命话语中潜存的不平等的性别意识形态。20世纪50—70年代是国家意识形态借助各种社会实践对身体加以监督和管理时期，国家政治试图锻造革命所需要的标准化身体，呈现了福柯所说的“话语对身体控制”。在革命的现代性时期，由于国家意识形态具有统摄性的力量与权威，个人话语的形成与表达受到严重的压抑，同时强大的意识形态又拥有巨大主体召唤力量，此期中国人自我主体性的建构主要体现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应答之中，个人对自我身体的规划与设计呈现出与国家话语的一致性，或者说个人几乎完全被剥夺对自我主体建构的权力与欲望，国家话语对个人身体从时间到空间，从体貌、着装到性心理需求，都按照阶级、阶层做出了明晰的规划。这种规划一步一步趋向单一、集中、明确，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走向了反现代性的路途。

第一章“无性的身体”，论述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爱欲叙事。

在革命胜利之后，为了社会秩序稳定，也为了聚拢、集结人们全部身体力量为革命建设服务，国家意识形态加强了对爱欲的管束与治理，革命伦理建立了压抑个人爱欲快感、崇尚奉献牺牲的革命爱欲观。20世纪